

奧古斯丁創世思想中的 “質料”和“形式”

——以柏拉圖的“載體”和亞里士多德的“質料”為參照*

“Matter” and “Form” in St. Augustine’s Creation
Thought: with Reference to Plato’s “Hypodochē” and
Aristotle’s “Hyle”

馬 斌 呂耀軍

MA Bin LV Yaojun

作者簡介

馬斌，寧夏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呂耀軍，寧夏大學法學院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MA Bi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Law, Ningxia University.

Email: mabin@nxu.edu.cn

LV Yaojun, Professor, School of Law, Ningxia University.

Email: lvyaojun888@163.com

Abstract

In Book 12 of *Confessions*, St. Augustine elucidated his ideas of hylomorphism by interpreting the “Heaven” of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as “heaven of heavens”, and the “earth” as the unformed matter. Taking *Confessions* and *The Literal Meaning of Genesis* as the main text, Plato’s “hypodochē” and Aristotle’s hylomorphism as reference, this paper analyzes St. Augustine’s complex and even inconsistent interpretation of his core metaphysical concepts such as “matter” “form” “heaven” and “earth”, arguing that St. Augustine’s hylomorphism on the one hand was influenced by Plato and Aristotle, and on the other hand, was more subject to the necessity of conforming to the Bible. In fact, St. Augustine held a very clear Christian theological position. At least on this particular issue, some previous researches have unfairly exaggerated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on St. Augustine. St. Augustine made a breakthrough on the ancient philosophy by contributing new themes to Western metaphysics while transforming ancient philosophy with Christian doctrine. For today’s readers, this research may help us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metaphysical thoughts more completely.

Keywords: Augustine, matter, form, Plato, Aristotle

基督教作為在希臘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種哲學化宗教，其對古希臘哲學的開放在學術界已得到公認，奧古斯丁的質形思想（hylomorphism）即是典例。本文以《懺悔錄》第12卷、第13卷，以及《〈創世記〉字解》第1卷為依據，分析奧古斯丁對“質料”“形式”，以及“賦形”等哲學概念的闡釋，同時與柏拉圖的“載體”概念以及亞里士多德的質形學說進行比較，藉此展現奧古斯丁思想的複雜性來源，及其對古代形而上學的突破。

一、起初創造的“天”——“天外之天”

（一）天外之天

奧古斯丁在注解《創世記》開篇“起初上帝創造天地”時就遇到一個困境，如果這裏的“天”和“地”指現實中可見的天和地，那麼就很難解釋後面的經文。因為，在第二日“上帝就造出蒼穹……上帝稱蒼穹為天”，又在第三日“上帝稱旱地為地，稱水的聚處為海”。（創1：7-10）奧氏認為，“起初”創造的“天”和“地”並不是指第二日和第三日所創造的現實中的天和地。他援引《詩篇》中的經文，認為起初的“天”是所謂的“天外之天”，它歸於上帝，“但是‘天外之天’是屬於你的，我主，地你則給了人類的子孫”（詩113：24）。^①奧古斯丁在另一處對“天外之天”用了更精確的表述，即“可見諸天之上的諸天”（*caelestibus super ista caelestia*）^②。以“天外之天”注釋《創世記》開篇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伊斯蘭教視域下的宗教對話資料整理與研究”（批准號：18ZDA234）成果之一。[This essay is part of the project “Data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on religious dialog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slam” fund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Project No. 18ZDA234)].

^① 此處按奧古斯丁作品拉丁語引文譯出，和合本譯文為“天，是耶和華的天，地，他卻給了世人”（詩115：16）。

^② Saint Augustine, *Confessions*, trans. Henry Chadwic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的合理性有待商榷，因為《詩篇》這一部分的上下文是講人類借耶和華的賜福在大地上繁衍生息，而不是要區分兩種“天”。不過對於奧古斯丁而言，能讓前面的困境得以解決就足夠了。接下來，奧氏進一步對“天”和“地”做了兩種區分。

第一種區分即是否被賦形，“天”一開始，即受造時，就被賦予了形式，其受造等同於賦形（*formatio*），而“地”在受造後則是無形質料。“一個在一開始就被賦予了形式（*forma*），另一個則是完全的無形（*informitati omnimodae*），第一個就是作為‘天外之天’的‘天’，另一個則是作為不可見的混沌的‘地’。”（*Conf.* 12.13.16）第二種區分是精神性和物質性區分，“天外之天”被視為是至高的受造物，“不是用地造的，也不是用天上的任何一塊物造的”（*Conf.* 12.15.19），而相對於天外之天，“一切我們可見的東西都是‘地’，‘地’這個物理性整體（*totum corporeum*）以其部分而非整體呈現出來，它已經接受了美好的形式”。（*Conf.* 12.2.2）

“天”和“地”所呈現的這兩組區分貫穿奧古斯丁的創世思想，並且第二組區分是佔優勢的。第一組區分僅出現在《懺悔錄》第12卷，到了第13卷就轉而強調第二組區分，“讓精神性造物 and 物質性造物告訴我們……無形的精神性質料優於有形的物質存在，無形的物質性質料優於虛空”（*Conf.* 13.2.2），而整個《〈創世記〉字解》都是堅持第二組區分。鑒於這一緣故，學者們一般都重視奧古斯丁的第二組區分，例如約瑟夫·托啟亞（N. Joseph Torchia）指出，奧古斯丁將“質料”解釋為一個很寬泛的術語：物質性造物和精神性造物的無形的基質，與精神性實在和物質性實在相對應，奧古斯丁分別談論了精神性質料和物質性質料。^①吳飛認為，奧古斯丁對“天地”的解釋幾

Press, 1991), 12.11.12. 本文所引用的《懺悔錄》內容以該英譯本為主，同時參考“洛布古典叢書”拉丁文版及周士良先生中譯本，以下*Conf.* = *Confessions*，祇標段落碼。

^① N. Joseph Torchia, *Creatio Ex Nihilo and the Theology of St. Augustine: The Anti-Manichaean Polemic and Beyond* (New York: Peter Lang, 1999), 106.

易其說，但比較堅持的說法是，“天”就是未被賦形的精神質料。^①如果起初創造的“天”只是一種未被賦形的精神性質料，那麼必然有對其賦形的過程。

（二）精神性質料的賦形：天使的創造

奧古斯丁對質料被賦形的解釋主要通過注解“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創1：4）完成。在奧古斯丁看來，萬物的賦形發生在光的創造中，或者說光的創造本身就是對精神性質料的賦形，“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應該被理解為光的存在由於造物主的召喚而轉向（*conversio*）並被照亮。”（*LMG*. 1.3.7）

如何理解這裏的“上帝說”？賦予質料（包括下文將要討論的物質性質料）的“形式”來自哪裏？它是受造的還是非受造？它和上帝的關係是甚麼？奧古斯丁認為，“上帝說”裏的“說”就是聖言（*Logos*），因此，聖言是真正的賦形者。“肉體和靈魂是從一個永恆不變的形式那裏接受形式的。關於這永恆不變的形式，經上這樣說：‘你將變化他們，他們就改變了。而你卻始終如一，你的年歲無窮無盡。’”^②“永恆的形式”就是聖言，它是與上帝同永恆的，非受造的，他自身無所謂質料和形式，“畢竟，聖子，聖言沒有未賦形的生命”（*LMG*. 1.5.10）。而事物的形式或者理念來自聖言，因此其形式不是與上帝分離的，而是在上帝的整體之中。綜上，在奧氏看來，質料和形式的來源不同，前者從“虛無”中（*ex nihilo*）創造出來，後者則永存於上帝之中。

精神性質料的賦形，或者說光的受造，也是基督教教義中天使的

^① 吳飛：《心靈秩序與世界歷史——奧古斯丁對西方古典文明的終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第35頁，註腳3。[WU Fei, *Xin ling zhi xu yu shi jie li sh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35, note 3.]

^② 奧古斯丁：《論自由決斷》，傅樂安譯，載《中世紀哲學》（上卷），趙敦華、傅樂安主編，吳天岳審校，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373頁。[St. Augustine, *On the Free Choice of the Will*, trans. FU Lean, in *Zhong shi ji zhe xue*, Vol.1, ed. ZHAO Dunhua, FU Le'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373.]

受造，“如果我們把這光的創造理解為天使的創造是對的，那麼天使們就分有了永恆之光，那就是上帝不變的智慧”（11.9）^①。正是在將“天外之天”理解為天使的意義上，奧古斯丁進一步解釋了“天”的轉向/皈依（*conversio*）和永恆性問題。

奧古斯丁在敘述精神性造物的賦形時，多次使用“轉向”（*conversio*）的概念。“轉向”可以被合理地理解為“皈依”，因為奧古斯丁對這一概念的使用不限於光和天使，人的靈魂也在聖言的召喚中轉向（*Conf.* 13.2.3）。在皈依問題上，天使的“半永恆”狀態是人追求的目標，“人當以這受造的智慧為自我知識的榜樣，當以其智慧的本性為其知識之源，因為真正的智慧只仰望上帝的光明。”^②

在奧古斯丁看來，這種半永恆源於作為“天外之天”的天使對上帝須臾不離地注視或者沉思（*contemplatio*）。“這個‘天’它唯一的快樂就是上帝，在一種經久不衰的純潔中，它以上帝滿足自己的渴求”（*Conf.* 12.11.12）。於是，上帝充滿了這“天”，天“分有”了上帝的永恆性。由於“天外之天”以上帝所命令的程度去愛上帝，它絕對不會將自己與上帝分開而墮入變化和時間序列之中。（*Conf.* 12.15.19）在注視上帝的甜蜜歡樂中它找到了一種抑制變化的力量，從被創造並賦予責任時起，它就沒有間斷地依附於上帝，從而逃逸了時間的變遷。（*Conf.* 12.9.9）但同時，“它沒有一刻能夠摒棄它的‘可變性’”。也就是說，被賦形的“天外之天”由於是質料和形式的複合物，可變性是它始終無法拋棄的本性，它因此也不可能與上帝

^① 奧古斯丁：《上帝之城：駁異教徒》（中），吳飛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第87頁。[Saint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Vol.2, trans. WU Fei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8), 87.]

^② 章雪富：《“天外之天”——續論〈懺悔錄〉第十二卷的聖子位格》，載《基督教思想評論》第十五輯，許志偉主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頁。[ZHANG Xuefu, “The Highest Heavens Belong to the Lord: The Son in St. Augustine’s *Confession XII*,” in *Regent Review of Christian Thoughts*, Vol.15, ed. XU Zhiwe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9.]

同等永恆，但是，由於它皈依上帝，依附上帝，因而超越了時間，獲得了一種相對的永恆。

二、起初創造的“地”——物質性質料

（一）物質性質料

對應地奧古斯丁對起初創造的“地”給出了兩種解釋：第一種認為，它就是“完全的無形”，也就是質料；第二種認為，它指的是一切可見之物，即物質性存在物。就第一種解釋而言，《創世記》之所以用“地”這個具有現實意義的名稱指代無形質料，是因為“給思維遲鈍的人類解釋這些概念，除了習慣的用法之外再無詞語可用。在世界的所有部分中，我們能發現比‘地’和‘淵’更接近完全無形的東西嗎？”（*Conf.* 12.4.4）。就第二種解釋而言，奧氏寫道：“我們不可見的天在哪裏？相對於它而言，一切我們可見的東西都是‘地’”（*Conf.* 12.2.2）。“在物理世界的底層諸事物中，處於底端的是我們腳踩的地，因此我們借用‘地’來稱呼所有的可見的、物理性的事物”（*Conf.* 12.4.4）。奧古斯丁更多的是將兩種解釋結合起來，以下着重討論作為物質性質料的“地”。

奧古斯丁似乎只能以否定的方式表述質料，他說：“在上帝給‘未成形質料’（*informem materiam*）賦予形式和特性之前，它甚麼也沒有，沒有顏色、沒有形狀、沒有物質、沒有精神，但它又不是完全的虛無（*omnino nihil*），它只是一種沒有任何定義的‘無形’。”（*Conf.* 12.3.3）質料不是感覺可以認知的，但是也不能視其為單純的概念或者所謂的“理智性形式”（*intelligibilis forma*），因為它依然是一種實在。奧古斯丁借用普羅提諾的概念冠以質料兩個矛盾的名稱，質料“要麼是對不可知的認知，要麼是基於知識的無知”（*vel nosse ignorando, vel ignorare noscendo*）（*Conf.* 12.5.5）。

人們可以設想一個事物被剝離了所有形式而變為虛無，但卻很難

設想一個東西未被賦形，接近虛無，但又不是虛無。奧古斯丁藉助被賦形之物的變化過程闡釋質料的存在：被賦形之物在從一種形式變為另一種形式的過程中質料保持不變，那麼必然有一個過度階段，前面的形式已然消失，後面的形式尚未出現，這是一個“沒有形式只有質料的”的短暫階段。如此一來，“完全無形”的認識困境就得以解決。奧古斯丁再次使用了兩個包含矛盾的名稱稱呼物質性質料，即某個“甚麼都不是的某物”（*Nihil aliiquid*）或一個“非存在的存在”（*Est non est*）（*Conf.* 12.6.6）。

對質料的上述理解也解釋了時間的產生，“當形式經歷差異和變化時，從這變化中產生出時間。而潛藏在變化之後的質料就是我前文已經說過的‘不可見的地’。”（*Conf.* 12.8.8）對變化和時間的這種理解，必然推出質料超越時間的這一結論。無形質料“沒有形式、沒有秩序，沒有甚麼從過往中來或者去，一切都沒有發生，很明顯沒有時日以及時間段的將來和過去”（*Conf.* 12.9.9），對它而言，沒有運動，也無時間可言。

雖然“地”和“天”（主要指被賦形的精神性造物）都不受時間的約束，但是兩者超越時間的方式不同。物質性質料“地”之所以不受時間約束，是因為它還沒有形式，變化對它而言不可設想，脫離時間是它的本性，其無形狀態的寓意是一種遠離上帝的、待拯救的墮落狀態。而作為天使的“天”，由於是質料和形式的複合物，可變性是它自始至終無法擺脫的本性，只不過它抑制了這種可變性，藉此超越了時間，其寓意恰恰是一種被上帝祝福的狀態。據此，艾蒂安·吉爾松（Etienne Gilson）認為完全質料比“天”，也即天使，更顯得不屬於時間序列。^①

（二）物質性質料的賦形

物質性質料獲得形式之後就是各類可見之物，即物質性造物。

^① Etienne Gilson, *The Christian Philosophy of Saint Augustine*, trans. L. E. M. Lynch (New York: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1967), 198.

關於物質性質料的賦形，奧古斯丁寫道：“只有它（質料）轉向（*conversio*）造物主的時候，它才因為自己的存在而真實地模仿聖言的形式，才接受自己的形式而成為一個完美的、完全的受造物，上帝通過與其同等永恆的聖言而發出的非實體性（*incorporeum*）的聲音……這聲音將不完美的受造物召喚到上帝那裏。”（*LMG*. 1.4.9）與精神性質料的賦形相比較，它們的共同之處在於，都是因為上帝的“言說”而轉向造物主，或者說都是通過模仿聖言而獲得形式，不同之處在於，物質性質料的賦形不是直接聆聽上帝的“言說”，而必須通過精神性受造物才能接受形式：

上帝的言說（*locutio*）被與上帝同等永恆的聖言以某種或其他方式固定和銘刻於精神造物的心靈和理性之中。跟隨這一言說，那些更低的、黑暗的、無形的質料自然開始被調動，並轉向合適的種類，然後光就會被造出來……上帝是在時間之外發佈一個命令，精神造物也在時間之外聽從這一命令，但又讓這些理式（*ratio*），如許多可理解的言說一樣，從上帝不變的智慧那裏銘刻在它（指精神造物）的理智之上，然後傳送給較低等級的造物。（*LMG*. 1.9.17）

物質性質料賦形的過程是，聖言先將上帝的言說（或命令或理式）銘刻在精神造物（指天使）的心靈之中，然後又被精神造物傳遞到低等級的質料那裏，低等級的物質才能各從其類。需要注意的是，在這段引文中光受造之前已經有精神性造物存在了，這和《懺悔錄》以及《上帝之城》中將光的受造視為天使的創造顯然是矛盾的，這裏光的被造是物質性質料被賦形的標誌，而非首先被造的精神性存在。

奧古斯丁認為，《聖經》可以將無形的質料和賦形的受造物分

開來陳述，但是上帝並沒有在時間意義上將它們分開創造，“未被賦形的質料並不在時間上早於接收形式的具體之物，它們是同時被創造的”。（*LMG*. 1.15.29）這種觀點也被稱為“種質說”，即所有的事物被同時創造出來，大地上的東西以“隱藏的種子”或者“種質”（*rationes seminales*）的方式被創造為“潛在的”或者“原因性的”，之後在神意之下，在時間之中變為我們所認識的可見的形式。^①奧古斯丁以質料和賦形來解釋基督教創世思想，其中表達了實體從潛能到現實的變化，帶有明顯的古代哲學痕跡。

三、奧古斯丁質形思想與古代哲學

奧古斯丁深受柏拉圖和新柏拉圖主義的影響，這已是學術界的定論，他甚至被冠以“基督教的柏拉圖主義者”或“基督教的新柏拉圖主義者”之名。有關奧古斯丁宇宙論、靈魂觀和時間觀與《蒂邁歐篇》及普羅提諾思想之間的關係已有大量研究。^②以下僅圍繞“質料”和“形式”概念，探討奧氏質形思想與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思想之間的關係。

（一）柏拉圖主義還是亞里士多德主義？

奧古斯丁顯然熟悉《蒂邁歐篇》，在《上帝之城》（8.11）中他甚至認為，柏拉圖的造物主在創世之初將“火”和“土”黏在一起，（31C）這和《創世記》中“起初上帝創造天地”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奧古斯丁還將柏拉圖的創世神“德穆革”等同於基督教的上帝，

^① William A. Christian, “Augustine on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46, no.1 (1953): 16.

^② 相關研究可參考John J. O’ Meara, “The Neoplatonism of Saint Augustine,” in *Neoplatonism and Christian Thought*, ed. Dominic J. O’ Mear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2), 34-41. Diogenes Allen, Eric O. Springsted, *Philosophy for Understanding Theology* (London: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7), 7-8. 吳飛：《心靈秩序與世界歷史》，第36-45頁。

將次一級的眾神等同於基督教的天使和邪魔。^①奧古斯丁的物質性質料在接受形式時，必須藉助精神造物完成，這和“德穆革”將創造可朽萬物的權力交付眾次神有某種類似性。

奧古斯丁創世思想也有可能受到亞里士多德的影響，他稱自己年輕時就曾讀過《範疇篇》（*Conf.* 4.16.28）。《範疇篇》儘管沒有討論質料和形式等概念，但是提到了與質料意義接近的“基質”（*hypokeimena*）^②。而在《論善的本性》中，奧古斯丁提到“質料”的希臘文詞“*hylon*”，認為該詞意思是指“完全沒有形式和性質的質料（*materia*）”^③，這顯然是沿襲亞里士多德給出的定義，後者首創了“*hyle*”一詞的哲學意義，即“質料”概念^④。還有學者認為《物理學》和《形而上學》中有關質料與形式、潛能與現實的詳細討論通過瓦羅（M. T. Varro）或者新柏拉圖主義者而被奧古斯丁所知也是完全可能的。^⑤

奧古斯丁用來表示質料和形式的拉丁詞語為“*materia*”和“*forma*”，分別對應的古希臘詞“*hyle*”和“*morphē*”。他究竟是在柏拉圖的意義上還是在亞里士多德的意義上使用這兩個術語，研究者

^① See Victor Yudin, “Plato’s Contribution to Augustine’s Theory of Theosis,” in *Mystical Doctrines of Deification: Case Studies 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eds. Faesen R. and Arblaster J. (London: Routledge, 2018), 46-60.

^② 《範疇篇》在形容主詞與謂詞之關係時使用“*hypokeimena*”，這種語法關係與存在論中質料和形式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為是對應的。

^③ 奧古斯丁：《論善的本性》，載奧古斯丁：《論秩序——奧古斯丁早期作品選》，石敏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292-293頁。[Augustine, *On the Nature of Goodness*, in *Lun zhi xu: Ao gu si ding zao qi zuo pin xuan*, trans and ed. SHI Minmi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7), 292-293.]

^④ 曹青雲：《分歧與傳承——柏拉圖的“容器”與亞里士多德的“質料”》，《哲學動態》，2018年第6期，第57頁。[CAO Qingyun. “Fen qi yu chuan cheng: bo la tu de rong qi yu ya li shi duo de de zhi liao,” *Philosophical Trends*, no.6 (2018): 57.]

^⑤ 有關瓦羅與亞里士多德哲學流傳的研究可參見A. A. Long, “The Eclectic Pythagoreanism of Alexander Polyhistor,” in *Aristotle, Plato and Pythagoreanism in the First Century BC: New Directions for Philosophy*, ed. Malcolm Schofie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44. 以及G. R. Boys-Stones, “Antiochus’ Metaphys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Antiochus*, ed. David Sedl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223-224.

有不同的觀點。約瑟夫·托啟亞認為，奧古斯丁的“未成形的質料”不能用亞里士多德的術語來解釋，因為亞里士多德的初始質料（*prote hyle*）不能被視為一個獨立的原則……事實上，奧古斯丁的“質料”概念呈現出明顯的柏拉圖式的特徵。^①趙敦華也認為，奧古斯丁本人並沒有使用亞里士多德語言（他似乎更熟悉柏拉圖主義的語言）闡述形式與質料、潛在與現實的關係。^②薩拉·拜爾斯（Sarah Byers）則持不同的觀點，他認為，儘管奧古斯丁一般被認為是一位柏拉圖主義者……但是在奧古斯丁作品中可以發現亞里士多德自然哲學和倫理學的明顯印記……奧古斯丁的靈魂觀，對潛能和現實、質料和形式之間的區分，都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有着相似性。^③吳飛也認為，“奧古斯丁通過新柏拉圖主義，從亞里士多德哲學那裏學來了質料的概念”。^④為了弄清這一問題，有必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考察奧古斯丁質料思想的特徵，並闡明這些特徵與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哲學概念之間的關係。

第一，就形式和質料在邏輯上可分離這一點而言，奧古斯丁顯然更接近於柏拉圖。對柏拉圖而言，載體和進入它的形狀或者性質（*eidos*）是兩個相互獨立的原則，是可分離的。換言之，奧古斯丁的質料和形式是絕對的（質料是起初上帝創造的“天”和“地”，形式來自於聖言），柏拉圖的“載體”作為同一的存在也是絕對的。一般認為亞里士多德不承認原初質料，只承認相對的質料。^⑤“儘

^① N. Joseph Torchia, *Creatio Ex Nihilo and the Theology of St. Augustine*, 111.

^② 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7頁。[ZHAO Dunhua, *Ji du jiao zhe xue 1500 nia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 137.]

^③ See Sarah Byers, “Augustine and the Philosophers,” in *A Companion to Augustine*, ed. Mark Vessey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2012), 176-177.

^④ 吳飛：《心靈秩序與世界歷史》，第36頁註腳1，第44頁註腳4。

^⑤ 關於亞里士多德是否承認“原初質料”的爭論可參見裴延宇：《從基底到潛能——論亞里士多德〈物理學〉中的原初質料概念》，《世界哲學》，2019年第4期，第43-50頁；曹青雲：《分歧與傳承——柏拉圖的“容器”與亞里士多德的“質料”》，第57-64頁。[PEI Yanyu, “Cong ji di dao qian neng: lun ya li shi duo de wu li xue zhong de yuan chu zhi liao gai nian,” *World Philosophy*, no.4 (2019): 43-50.]

管存在着可感物體的質料（即所謂的元素由之而來的質料），它並非獨立存在，而總是與一個相對性質一起（存在）”（《論生滅》II 1.329a13-32）。對某一概念而言是質料的，對另一概念而言卻可以是形式，質料和形式是統一和不可分離的，也就沒有脫離形式而獨立存在的質料。

第二，奧古斯丁將質料接受形式的過程理解為質料對聖言的模仿，這更接近柏拉圖式的外在主義宇宙目的論，而非亞里士多德式的內在主義宇宙目的論。^①柏拉圖認為進入載體的那些性質或者形狀都是“不朽模式”的摹本，它們顯然有一個更高的外在來源，而質料對形狀有抵抗的衝動。但對於亞里士多德來說，形式只是就實體的現實而言，並不存在一個更高的外在來源，“自然存在者的形式就是其自然，而自然被定義為內在於自然存在者的負責其‘運動和靜止的某種本原和原因’”^②。奧古斯丁將上帝起初的創造解釋從虛無中創造質料，而將自“光”開始的創造（即大多數神學家所謂的“第二次創造”）解釋為賦形，並直言形式乃是來自於聖言的召喚，其外在主義特徵是顯而易見的。

第三，奧古斯丁認為質料具有接受形式的能力，要轉向造物主，響應聖言的召喚，這其中暗示了質料具有一種內在的主動性。“質料就並非完全被動地等待形式的賦予，而是作為潛能，內在地期待形式的實現，甚至主動地尋求形式。”^③在這一方面奧古斯丁似乎又更接近亞里士多德。對亞里士多德而言，當形式未能完全實現時，質料也有從潛能變為現實的欲求，即追求形式的主動性。質料和形式的統一確保了事物

^① 參見吳功青：《內在與超越：奧古斯丁的宇宙目的論》，《哲學研究》，2020年第11期，第96-104頁。[WU Gongqing, "Immanence and Transcendence: Augustine's Cosmopolitan Teleology," *Philosophical Research*, no.11 (2020): 96-104.]

^② 陳斯一：《從柏拉圖的容器到亞里士多德的質料》，《清華西方哲學研究》，2019年第1期，第158頁；[CHEN Siyi, "From Plato's Concept of Receptacle to Aristotle's Concept of Matter," *Tsinghua Studies in Western Philosophy*, no.1 (2019): 158.]

^③ 吳功青：《內在與超越：奧古斯丁的宇宙目的論》，第99頁。

（主要是自然物）的生成目的是包含在事物的自然之中的。

綜上，在質形問題上很難將奧古斯丁歸為柏拉圖主義或者亞里士多德主義，例如綜合第二點和第三點，奧古斯丁掣肘於外在主義和內在主義之間，就形式而言傾向於外在主義，就質料而言又傾向於內在主義。事實上，在奧古斯丁時代關於兩位古代哲學家思想的區分尚未進入人們視野，希臘哲學是作為一個整體（異教哲學）進入基督教神學家視野的。奧古斯丁面臨的是希臘哲學和基督教教義之間的異同，因此，討論奧古斯丁創世思想與古代哲學之間的不同或許更有意義。

（二）基督教主義！

就創世問題中“質料”和“形式”概念，奧古斯丁列舉了大量與自己觀點不同的解釋，並認為，只要那些持不同觀點的人承認《聖經》是無謬的，並尊重《聖經》……那麼可以承認這些人的觀點都是正確的。（*Conf.* 12.4.17；12.31.42）對此，威廉·克里斯蒂安（William A. Christian）認為，“有人說有兩個奧古斯丁，新柏拉圖主義者奧古斯丁和基督教教條主義者奧古斯丁……這種觀點會抹殺問題的關鍵，扭曲事實，在創世問題上只有一個奧古斯丁，他在《聖經》中找到了真理，這真理照亮他的經驗，成為他思想的標尺。”^①也就是說，奧氏雖然不時引用古代哲學的術語，但都是服務於《聖經》的權威。具體來講，奧古斯丁創世思想在以下三個方面既不同於柏拉圖，也不同於亞里士多德，而是代表了基督教的立場，這三個方面也正是奧古斯丁質形思想對古代形而上學的突破。

第一，質料是上帝從虛無中創造的（*creatio ex nihilo*），在邏輯上有開端。一方面，奧古斯丁是在基督教“造物主—受造物”二分法的前提下討論創世的，除上帝以外的一切都是受造物，質料必然處於受造序列。另一方面，奧古斯丁特別強調上帝不是從自身中創造萬物，這是在抵制普羅提諾將質料視為“太一”流溢物的觀點，認為如

^① William A. Christian, “Augustine on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9.

果那樣的話，受造物就會和聖子地位等同，自然也上帝位置等同。（*Conf. 12.7.7*）奧古斯丁強調質料是從虛無中創造的，這一點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及普羅提諾的觀點都不同，“古代宇宙論普遍認為，創造是從有中生有，從混沌生秩序，如《神譜》中的創世神話，或《蒂邁歐篇》中的把形式賦予既有質料，亞里士多德明確否認無中生有”^①。這一不同構成中古時期著名的“無中生有”（*creatio ex nihilo*）和“無不能生無”（*ex nihilo nihil fit*）之間的對抗。這種不同或者對抗也是兩希文明宇宙觀差異的一個集中反映，自巴門尼德開創的“存在不能產生於非存在”（或者“無不能生有”），在基督教神學家那裏被視為是對上帝神聖全能和主權的限制而被拒絕。^②反過來也可以說，舊約中無中生有的創造，對於希臘哲學來說是一個完全陌生的概念。“無中生有”的意義當然並不限於表達了希伯來文明的宇宙觀，它提醒人們在事物之外尋找事物存在的原因，並暗示任何事物都有其如此而非如彼的充足原因，當萊布尼茨將這條定律（充足理由律）與亞里士多德邏輯學三大定律相提並論時，我們便能更加深刻地認識奧古斯丁質形思想對古代形而上學的根本性突破。

第二，奧古斯丁區分了精神性質料和物質性質料。為了解釋《創世記》中的“天”和“地”，以及基督教教義中的天使，奧古斯丁區分了精神性質料和物質性質料，以及相應的精神性受造物和物質性受造物。“天和地的對立是精神和物質的對立，但卻不是形式和質料的對立。無論物質的東西（‘地’），還是精神的東西（‘天’），都包含着形式和質料”^③，在這一點上他與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不

^① 花威：《奧古斯丁與古代宇宙論》，《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3月16日，第A06版。[HUA Wei, “Ao gu si ding yu gu dai yu zhou lu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page A06, Mar. 16, 2015.]

^② Simo Knuuttila, “Time and Creation in Augustine,”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gustine*, eds. Eleonore Stump and Norman Kretzman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3.

^③ 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137頁。

同。柏拉圖認為，創造者創造的整個宇宙是物質性的，是可見、可觸摸的。（31B-C）亞里士多德雖然區分了“可感覺的質料”和“可思想的質料”，但可思想的質料是內在於可感覺的質料，（*Meta.* VII 10.1036a10-15）兩者的關係不像奧古斯丁的“天”和“地”那樣對立。奧古斯丁儘管沒有明確貶低物質性存在，但對精神性存在的抬高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基督教唯靈主義特徵使然。不可否認，奧古斯丁在古代形而上學的框架內進行精神性存在的探究，對西方思想精神向自身內部的深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是對古代形而上學的另一個突破。

第三，奧古斯丁的“賦形”在寓意釋經中具有基督教意義上的“皈依”含義。一個受造物如果它背離不變的智慧，那麼它只能愚蠢而悲慘地生活。（*LMG.* 1.5.10）真正的賦形是智慧地、受祝福地生活，即按照基督教教義進行生活。甚至可以說《懺悔錄》第12卷對“天外之天”的討論不是創造論而是救贖論的釋義，同樣對混沌無序的“地”的闡釋也包含着救贖論的指向。^①這一點與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不一樣，後兩者只是在自然哲學意義上討論質形，並不具有宗教上的皈依和救贖指向。不難發現奧古斯丁質形思想對古代形而上學的另一個突破，即它打破了存在論問題和實踐哲學即倫理學之間的界限，人類道德行為的意義不簡單存在於實踐層面或者說教層面，而是以更本原的宇宙論為基礎。

綜上，奧古斯丁的質形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柏拉圖哲學的影響，其中也糅和了不少亞里士多德哲學的因素。但更為重要的是，他的所有論述都服務於“《聖經》無謬”的信念，因此他的質形思想可以說是一種被基督教教義改造過的古代哲學，不過從整個西方形而上學的發展來看，這種改造又何嘗不是突破。

^① 章雪富：《救贖：一種記憶的降臨——奧古斯丁〈懺悔錄〉第十至十三卷研究》，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年，第134頁。[ZHANG Xuefu, *Salvation: The Advent of Memory*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3), 134.]

結語

基督教脫胎於希伯來文明，在其發展的最初幾個世紀吸收了大量古希臘哲學元素，這種吸收當然並非完全照搬，而是依基督教的標準對希臘哲學進行改造。至於吸收和改造的程度，則因具體神學流派和神學家而異，不一而足。奧古斯丁既不像早期的拉丁教父那樣以堅決的態度拒斥希臘哲學，也不像諾斯替主義那樣利用哲學將基督教解釋得面目全非，而是選擇了一種溫和的方式，既最大限度地接受和改造古希臘哲學，而“《聖經》無謬”是他接受和改造的原則。通過與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在質形問題上的對比，我們發現奧古斯丁質形思想至少在“無中生有”“精神性存在”，以及“道德行為的宇宙論意義”三個方面突破了古代形而上學，也為西方思想的發展增添了新的因素。以奧古斯丁為代表的基督教神學家對古代哲學的突破，以及對西方思想的貢獻，反映了不同文明在碰撞與交流中能夠得到深化這一普遍文化現象，這也是古代文化遺產對當今世人的啟示之一。

參考文獻[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Augustine. *On Genesis: A Refutation of the Manichees; Unfinished Literal Commentary on Genesis; The Literal Meaning of Genesis*. Translated by Edmund Hill O.P. Edited by John E. Rotelle O.S.A. New York: New City Press, 1999.
- _____. *Confessions*. Translated by Henry Chadwic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Byers, Sarah. "Augustine and the Philosophers." In *A Companion to Augustine*. Edited by Mark Vessey, 175-187.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2012.
- Christian, William A. "Augustine on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46, no.1 (1953): 1-25.
- Gilson, Etienne. *The Christian Philosophy of Saint Augustine*. Translated by L. E. M. Lynch. New York: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1967.
- Knuuttila, Simo. "Time and Creation in Augustine."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gustine*. Edited by Eleonore Stump and Norman Kretzmann, 103-1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Torchia, N. Joseph. *Creatio Ex Nihilo and the Theology of St. Augustine: The Anti-Manichaean Polemic and Beyond*. New York: Peter Lang, 1999.
- Yudin, Victor. "Plato's Contribution to Augustine's Theory of Theosis." In *Mystical Doctrines of Deification: Case Studies 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Edited by Faesen R. and Arblaster J., 46-60. London: Routledge, 2018.

中文文獻[Works in Chinese]

- 奧古斯丁：《論自由決斷》，傅樂安譯，載《中世紀哲學》（上卷），趙敦華、傅樂安主編，吳天岳審校，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289-381頁。[St. Augustine. *On the Free Choice of the Will*. Translated by FU Lean. In *Zhong shi ji zhe xue* (Medieval Philosophy), Vol.1. Edited by ZHAO Dunhua and FU Lean. Proofread by WU Tianyue, 289-381.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 奧古斯丁：《論秩序——奧古斯丁早期作品選》，石敏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St. Augustine. *On Order: A Selection of Augustine's Early Works*. Translated by SHI Minmi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7.]
- 奧古斯丁：《上帝之城：駁異教徒》（中），吳飛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 年。[St. Augustine. *City of God*, Vol.2. Translated by WU Fei.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8.]
- 柏拉圖：《蒂邁歐篇》，謝文鬱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Plato. *Timaeus*. Translated by XIE Wenyu. Shanghai: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2005.]
- 曹青雲：《分歧與傳承——柏拉圖的“容器”與亞裏士多德的“質料”》，《哲學動態》，2018年第6期，第57-64頁。[CAO Qingyun. “Fen qi yu chuan cheng: bo la tu de rong qi yu ya li shi duo de de zhi liao” (Plato’s Concept of “Receptacle” and Aristotle’s Concept of “Matter”). *Philosophical Trends*, no.6 (2018): 57-64.]
- 陳斯一：《從柏拉圖的容器到亞里士多德的質料》，《清華西方哲學研究》，2019年第1期，第147-160頁。[CHEN Siyi. “From Plato’s Concept of Receptacle to Aristotle’s Concept of Matter.” *Tsinghua Studies in Western Philosophy*, no.1 (2019): 147-160.]
- 花威：《奧古斯丁與古代宇宙論》，《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3月16日，第A06版。[HUA Wei. “Ao gu si ding yu gu dai yu zhou lun (Augustine and Ancient Cosmology).”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A06, Mar. 16, 2015.]
- 裴延宇：《從基底到潛能——論亞里士多德〈物理學〉中的原初質料概念》，《世界哲學》，2019年第4期，第43-50頁。[PEI Yanyu. “Cong ji di dao qian neng: lun ya li shi duo de wu li xue zhong de yuan chu zhi liao gai nian” (From ὑποκειμενον to Potentiality: On the Concept of Primary Matter in Aristotle’s *Physics*). *World Philosophy*, no.4 (2019): 43-50.]
- 吳飛：《奧古斯丁論創世中的聖言》，《社會科學戰線》，2011年第4期，第36-41頁。[WU Fei. “St. Augustinus on the Word of God in Genesi.” *Social Science Front*, no.4 (2011): 36-41.]
- 吳飛：《心靈秩序與世界歷史——奧古斯丁對西方古典文明的終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WU Fei. *Xin ling zhi xu yu shi jie li shi: Ao gu si ding dui xi fang gu dian wen ming de zhong jie* (Spiritual Order and World History: St. Augustine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Western Civilizatio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 吳功青：《內在與超越：奧古斯丁的宇宙目的論》，《哲學研究》，2020年第11期，第96-104頁。[WU Gongqing. “Immanence and Transcendence: Augustine’s Cosmopolitan Teleology.” *Philosophical Research*, no.11 (2020): 96-104.]
- 亞里士多德：《物理學》，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Aristotle. *Physics*. Translated by ZHANG Zhum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2.]

- 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苗力田譯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Aristotle. *Metaphysics*. Translated by MIAO Litia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章雪富：《“天外之天”——續論〈懺悔錄〉第十二卷的聖子位格》，載《基督教思想評論》第十五輯，許志偉主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0頁。[ZHANG Xuefu. “The Highest Heavens Belong to the Lord: The Son in St. Augustine’s *Confession XII*.” In *Regent Review of Christian Thoughts*, Vol.15. Edited by XU Zhiwei, 1-20.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 章雪富：《救贖：一種記憶的降臨——奧古斯丁〈懺悔錄〉第十至十三卷研究》，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年。[ZHANG Xuefu. *Salvation: The Advent of Memory*.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3.]
- 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ZHAO Dunhua. *Ji du jiao zhe xue 1500 nian* (Christian Philosophy 1500 Years).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